

广西僮族文学资料

(故事、歌謠及文人作品)

广西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
僮族文学史編輯室編

編輯說明

为了編写“僮族文学史”，我們搜集了三百多万字的僮族民間文学資料与文人文学資料，現选其中一部分編印成冊，供文学工作者、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参考。

这些資料，大部分是我們和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下乡搜集，少部分是僮文工作委員会、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各地文化館、站及圖書館、民間艺人供給。

这本集子里的資料，有的是根据僮文直譯，个别詞句較难理解；有的則是根据懂得汉話的僮族民間艺人和干部的口头翻譯記錄，所以，有些作品，較难完全保持它本来的风貌。其次，因为是資料本，要保持原来面目，选择的尺度放寬一些，任其精华与糟粕共存。此外还有少数資料如“黃鼎凤”、“鯉魚精”等，是經過初步加工整理的作品，希研究参考时注意。

大量采集、翻譯、編印民間文学資料的工作，我們还缺乏經驗，訛誤之处，一定很多，希望同志們指出，以便将来繼續編印时加以补充、更正。

广西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員会

僮族文学史編輯室

一九六〇年五月

目 次

故 事 部 份

黃鼎凤的故事.....	(1)
商官.....	(41)
土官黎习与赵大.....	(42)
黎吊.....	(44)
楊秀芝智杀赵台.....	(45)
織錦帛.....	(47)
伙俚的婚事.....	(50)
公致教.....	(54)
搖錢樹.....	(59)
千斤杀.....	(61)
农夫与老虎.....	(61)
七妹与蛇精.....	(63)
貪心的商人.....	(66)
日朋.....	(67)
哥哥嫂嫂与弟弟.....	(69)
臭神.....	(71)
“忠直”的故事.....	(72)
活人棒.....	(77)
哄土司爷下馬.....	(78)
仙人桥.....	(78)
杀鱗人.....	(80)
蛮王金犀.....	(82)
秧姑娘.....	(83)

渴希·····	(84)
豎石·····	(86)
公王·····	(88)
特賸·····	(89)
虾那和姆弟·····	(90)
阿刀的故事·····	(92)
双女山·····	(93)
馮远·····	(97)
鷗濤岩·····	(99)
金龙·····	(105)
猴子报恩·····	(108)
侯野射太阳·····	(111)
金銀花·····	(113)
人影山·····	(117)
三个老同·····	(120)
保庆与昌则·····	(123)
雁的故事·····	(127)
廖万福的故事·····	(131)
烏龟仔当皇帝·····	(132)
柚子仔·····	(136)
虾蟆仔·····	(137)
虎儿子·····	(138)
郭巨卖儿·····	(139)
扫把星·····	(142)
老头子和三个女儿·····	(144)
蜜蜂仙女·····	(146)
石崇·····	(147)
独眼兽·····	(149)
財主和偷儿·····	(151)

熬人	(155)
长角的果子	(153)
甘罗	(160)
鯉魚精	(161)
神牛	(162)
公乐候	(165)
永松	(169)
聪明的媳妇	(171)
鼓笑的孤儿	(174)
叫化女	(175)
刘二	(177)
金猫和地鼠	(178)
蛇妖	(179)
五十块银子	(180)
圈猪人	(183)
盘石生	(121)
特堆	(124)
笑话五则	(187)
茶城有关“刘三姐”传说故事	(191)

歌 谣 部 分

撞人结婚仪式歌	(195)
玉花和范子	(206)
龙女和汉鰲(勒脚歌)	(217)
盘歌	(222)
高娼歌	(224)
孝學哲母歌	(226)
甘罗歌	(227)
誦天軍	(228)

太平天国歌謠·····	(232)
刘三姐和秀才对唱的歌·····	(248)
“刘三姐”歌謠·····	(249)
童謠·····	(252)

文人作品及有关資料

宋詩紀事卷十八选录·····	(259)
农勉之先生詩集(摘录)·····	(260)
张麟征詩文輯录·····	(262)
韦丰华詩选·····	(271)
郑献甫詩文录·····	(277)
黃煥中文录·····	(299)
魏申产詩录·····	(301)

黃鼎風的故事

一

一群看牛的小孩，正在山崗上追逐摔交，草地象厚絨氈一樣柔軟，儘管摔得重，也不會使你受傷，這使得原來軟弱的小孩子勇氣百倍。

“特旁，你力氣大，我兩個來跟你鬥，好不好”。

“不啦，我還得去搨牛糞。”特旁擦了擦臉上的汗珠。

“搨牛糞干嗎？”

“一天搨不夠一筐，財主佬不給我吃飯的。”

“我有个办法，咱們再玩一会，玩够了我們大家一起替你搨牛糞，包你一下子就搨滿一筐，好不好。”

“好啊！”特旁高興地答應了。

他們一会儿摔交，一会儿比賽打石頭看誰打得最遠。太陽下山了，特旁背着滿滿一筐牛糞，趕着牛回家。

拴好牛，正想往廚房走，財主佬叫住。

“叫你搨的牛糞呢？”

“堆在門外邊了”。

“嗯，不要偷懶。啊！偷懶我就不給飯吃”！

一天特旁剛把牛趕上山崗，就下起雨來，他躲在一棵樹下避雨，雨越下越大，全身上下都淋濕了，穿的衣服又單薄，禁不住暴雨斜風一陣陣往身上直噴，使得他冷的索索抖个不停。這一天的雨，从早晨一直下到傍晚才停。

特旁象个落湯雞一樣，濕衣服沾在身上，膩膩的，可是管不了這些，他一心想着能蹲在灶旁吃它一頓熱熱的晚餐。

剛走進門，財主佬一見背着個空筐回家，劈頭一耳光打下來。

“餓之無比的傢伙！牛糞呢？你一天到哪儿玩去了？”

“今天下雨……”特旁忍着痛剛想分辯。

“沒你說的，我說過的話算數，今晚你休想吃飯”。

想不到會有這樣的遭遇，特旁傷心地坐在門外哭了起來，天漸漸黑下來，飢餓之火在肚中燃燒，寒冷象刀子一樣在身上刮，他多想跑回去偎在母親的懷里訴說自己的痛苦啊！可是，他不可能，上一次不是也逃回家去了嗎？可是，得來的却是加倍的屈辱——給財主佬磕頭悔過。這當然不是他所願也不是父親更不是母親所願的啊！然而，為了掙一碗飯吃，做父母的不得不叫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忍受各種各樣的屈辱，有什麼辦法呢？在這樣的世道，窮人會有什麼好運呢。特旁這時才十歲，雖然不全懂這個社會的險惡，可是有一點他了解：寧可再忍一點，也不能跑回去，跑回去只會給父母更多的煩惱，何必呢，自己忍受這一切就算了。

他一邊想一邊哭着，忽然黑暗里一聲“特旁”，這聲音是這樣熟悉，親切，充滿了溫暖，他擦了淚向那邊走去，陸阿媽把他讓進屋然後關上門。

屋裡燒着一堆火，松柴劈劈地歡笑着，四周充滿了松葉的芳香。陸阿媽從鍋裡舀了一碗熱騰騰的粥放在地面前。

“吃吧，一邊吃一邊烤烤衣服……造孽啊！淋成這個樣”。陸阿媽進去拿了件大人的干衣服來：“快脫下來，我把你烘”。

特旁眼裡閃着淚花，披上干衣，顫抖着用凍硬了的手端起那碗熱騰騰的粥，抬起眼看了看她，兩顆豆大的眼淚落在碗裡。

特旁慢慢長大了。這一年冬天的一個下午，特旁和他的幾個好朋友一起在山崗上放牛，他們一共三個人，躺在草地上望着白雲閉聊。

“特旁，你餓不餓！”康善壽站起來。

“告訴過你几遍，我已經有學名了，你叫我黃鼎鳳不好嗎，我不是小孩了呀，或者叫我黃三也好啊。”特旁有點不高興地說。

“我就是改不過來呀，別生氣，鼎鳳：說正經的，你餓不餓？”

“饿又怎样。”

“我們去挖紅茹吃，要不要。”

“算了吧，这附近只有我們那个財主佬的紅茹。別人家的还好，哼，他的，要一条紅茹就等于要他的命，还是別搞的好。”

“怕什么，你胆子这样小。”另一个叫黃大有也坐了起来

“不要紧，有什么事我担着，走。”蒙善寿拉着他俩往紅茹地里走去。

过了几天，这件事給財主佬知道了，不由分說，就把鼎凤吊起来打了一頓，鼎凤气不过，就跑回来，父亲母亲同样想用忍辱的道理来劝导儿子重新回去，但这时的鼎凤已长大自信有自食其力的本事了，所以說什么也不願意回去，父母亲也沒有办法，只得由他。

有一天鼎凤打柴回来，地主宋六就叫住他。

“特旁，怎么你回家来了，那边不好嗎？”

“我不干了，受不了那种气。”

“本来嘛，”宋六好象很同情，“他那种人是見錢如命的，喂……喂，”他皺了皺眉：“你現在既然沒有地方去，就来帮助我好不好，管吃，年終还給你工錢，怎么样？要是我有……”他正想說：要是我有旧衣就分你穿，但又觉得还是先別許这个願的好，旧衣的用处也多，鞋帮、衬布、尿布，哪一样不要旧布呢，想到这，就不往下說了。

“我得跟家里商量一下。”

鼎凤回到家，就跟父母商量，父母認為宋六不象其他財主那样恶，何况又答应了給工錢，就同意他去。过了几天，鼎凤就到宋六家当长工去了。

干旱接着干旱。数不清的賦稅，繳不完的地租欠債，生活越来越难过了。催債的人已經来过几次，每一次都指着鼎凤父亲的鼻子罵，最后一次还說“黃章，你这个不識好歹的傢伙，我有話在先，三天內你再不繳，我就要来拆你房子了，到时你莫怪我无情。”

怎么办，走到絕路了，借嗎？誰肯借。卖嗎？有什么东西可

卖。最后，忍着痛将鼎凤的姐姐阿娇卖给黄練楊家做童养媳。

卖了女儿，债虽然还没有还清，但终究因为得到了钱，债主、地主已不象以前那样逼得紧了。

这一年是大馱年，田地里干得起火，所有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地里没有出粮食，可是租子还得缴，催租的一天来几次，逼得人要上吊。鼎凤的父亲身体越来越不行，可是环境逼着他天天要工作到深夜，夫妻俩从早到晚编草鞋，一刻也不休息。

有一天晚上稻草编完了，父亲去外边拿了几把稻草回来，夫妻俩一直编到天明。这样勤勤恳恳地编了几天，积得几十双草鞋，父亲就挑到贵县县城去卖。

走到街上，放下担子，看看行人嘻嘻嚷嚷，心想，看样子今天的生意会不错，最好快点卖完，好买点东西回去，吃顿饱饭，……正想着，忽然看见两个穿号衣的公差站在面前，他以为要买草鞋，就提起草鞋来，正想开口，一个公差说：“你叫黄章吧”。

“是呀，我叫黄章，你们怎么认得我？”

“正找你呢，”说着，拿出铁鍊就往颈子上一套，拖住就走，黄章莫名其妙，一路叫喊分辩，行人也拥上来，公差可不理这些，直往衙门拖去。

“你叫黄章吗？”县官问。

“是，老爷。”

“你为什么要偷周员外的稻谷？”

“什么，我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老爷请饶了我吧。”

“人家明明看见你在晚上偷了禾，你还不招认。”

“老爷，是这样的，有一晚我编草鞋，草用完了，我嫌到我地里去拿稻草路远，就在周员外地里拿了两把稻草，第二天我就拿自己的放回他的地了，老爷。”

“习吧，倒会分辩。听说你不是个好家伙，欠租也不还，偷了东西还不招认，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不会招，左右，拉下去打一十大板再说。”

母亲的心多么焦急啊！他卖得了钱去喝了酒回不来了吗？不会，他从来不喝醉。也许卖不去要住一夜才回来，也许出了什么事了。不管怎样，要不出事才好，……每一刻好象都有人在叫门。他也许正走在路上，这个时候可能走过了那座桥，走过了那条小河。到了，到了，不是门响吗？……不，没有，什么也没有，他没有回来。

第二天天蒙蒙亮，母亲和鼎风到贵县城上，费了好大力气才打听到父亲被关在牢里，等他们赶去看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下身血肉模糊，裤子与肉粘在一起。衙役说：老爷吩咐暂时领回家去。母亲看到这种情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鼎风一边流泪一边咬着牙，他恨不得一下把县官撕成碎片，悲痛仇恨在胸中间压着，只感到呼吸都困难起来。

把父亲背到家，只见父亲流着泪，动了几下咀就噤了气。鼎风懂得这一切，他了解父亲要告诉他什么报仇，甚至自己也会告诉他这么做。

葬了父亲，鼎风依旧给宋六去打工。

一天晚上，陆阿媽去周員外借筛子，走到西窗下忽然听见“特旁”二字，就急忙闪在暗地里悄悄地听。

“他媽的，想不到一百大板都挨不了……”是周員外的声音，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在吸水烟。

“这一下可麻烦了，”是另一个人的声音，“看来特旁这小子有些頑强，说不定将来会找你的麻烦。”

“啊！是呀，我倒没想到这一层呢，你看怎么办好？”

“斩草除根，干了他算了，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今晚就动手，天明回您的话，怎么样？”

“好吧，我不会亏待你。”

陆阿媽急急忙忙赶到宋六家，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鼎风，鼎风一听，觉得不妙，连忙收拾东西想走。陆阿媽一把拉住，就把他往家里拖，到了家，把门关上，然后说：

“现在走不出去了，等天明我送你去。正说着就听见拍门声急，两人吓了一跳，糟了，怎么办，这时陆阿媽急中生智，連忙把长柜打开，叫鼎凤躲在里面，然后把自己的鋪盖搬到上面，布置好，就去开门。

拥进来的是一群流氓，他們問：看見特旁沒有，然后就搜，陆阿媽一边做針綫，一边說：

“半夜三更，把我一个寡妇人家吵个不歇，搜吧，你們搜得出个屁来……”

过了一会，搜不到，他們就問：“长柜里装着什么。”

“我的全部家当都在里边。”

“搜”

“你們要搜我就跟你們拼了，天下哪有这个道理，你們是强盜嗎？你們欺我一个寡妇人家，我不要活了，真是岂有此理，隔壁邻居啊！快来救救我的命啊！”陆阿媽一边說，一边哭，一边叫。

“算了算了，走吧”这几个流氓就悄悄的走出去了。

过了好半天，陆阿媽見門外沒有动静，就开了长柜，鼎凤出来拿起包袱，这时陆阿媽从一个小匣中拿出几两銀子放在鼎凤的手里說：

“拿去用吧，祝福你一路遇上好人，将来你有出头之日，别忘了受苦的年月。”

鼎凤含着淚，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說：

“我永远忘不了您的救命大恩。”

去宾州的路，三个青年人匆匆走着。

“老蒙，你說我們到底去干什么好？”黄大有把包袱往上擲了一擲。

“干什么都行，就是別在家，大丈夫四海为家，出門才痛快。”

“我是叫你出主意呀，要是出門不痛快我早就不来了。喂，鼎凤，还是你出个主意吧，怎么样！”

“我看还是当兵去好。”鼎凤老早就考虑了一切可以走的路。

“对，当兵，这倒是条好路子，干他十年八年，凭你我这份力气，还怕挣不到一官半职。”

三个人说说笑笑走到黎塘，看见一个地方插着招兵旗，就闯了进去。

“你们这儿在招兵，是嘛？”蒙善寿问。

“不招了。”

“为什么？”

“招够了。”

“唉，长官，我们是远道来的，回不去，你给我们想想办法，行吗？”鼎凤说。

“没有办法。”

“不行啊，我们回去没有路费呀，我们是特意来投奔你们的，听说你们的军队非常好。”蒙善寿说，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军队。

这三个人一边恳求一边叙说。有时气愤起来就顶撞两句，另一个又做好人，说了半天，还是说不通，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长官，问他们吵什么，后来就说叫他们当伙头军愿不愿，三个人只求有个棲身之所，哪里还管什么军，就答应了。

这是一支缺乏训练的军队，军纪也很差，常常打败仗，鼎凤很不满意，就常常在下面说：“你们天天打败仗，使我们伙头军半点功劳也没有。”

“你认为打仗是容易的事，你去打打看，还没听见炮响你就要跑了。”一个士兵打趣他。

“你瞧着吧，总有一天我要打给你们瞧瞧。”鼎凤把菜钵往铜台上一放，就出去了，他找到官长，说明了自己想打仗的愿望。长官只是笑了笑，说了声“好啊。”就没有再说什么。

有一次鼎凤他们包围着敌人，可是有一条补给线没有切断，所以敌人的抵抗一直很顽强，大家都在谈论着，如果能把那座桥炸掉，那一切都成功了，可是桥怎么炸呢，桥上桥下都有敌人严密防守

着，你休想近前一步。將領們也在爲這件事煩惱，成天在打主意，有幾次發起冲锋，想硬占這座橋，可是，敵人也曉得橋是自己的生命綫，所以拼死抵抗，幾次冲锋都沒有結果。

這一夜將領們又在談這座橋，都感到沒有辦法可想，這時走進一個人來，行了禮就說：

“長官，我能把這座橋炸掉。”

“啊，”大家都回過頭來，眼光都集中在這個人身上。

“你是誰”一個長官問。

“我叫黃鼎鳳，是伙頭軍。”

“剛才你說能把橋炸掉，是嗎？”

鼎鳳點點頭。

“太好了，不過……”長官帶着懷疑的眼神望着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說：“你要多少兵，怎樣打法，你講講我听。”

“一個兵也不要，給我一條小船，一個棺材，三百斤火藥就行了。”

“行嗎？”

“您放心吧。”鼎鳳滿有信心地回答。

一條小舟上放着一個棺材，一個老人慢慢搖着駛近橋前，橋上的守兵，問了幾句，老人回答說要運靈柩回去，老人就在橋下拋了錨，拿出煙袋，打起火罐，正準備吸煙，守兵一見，就說：

“老头子，快走，這兒不許逗留。”

“好，好，我吸袋煙就走。”

一會兒，老头子不見了，士兵正要下去查看，忽然天崩地裂一聲，把一座橋炸個粉碎。

遠處岸邊蘆葦中，一個老头鑽出水面，他摘下伪装，原來是個青年，他擰擰濕衣，就朝駐地走去。

營房前集中了很多，蒙善壽和黃大有一見鼎鳳平安回來，高興的跳起來，大家都圍着鼎鳳歡呼，向他祝賀立了大功。

這一仗打得很漂亮，軍中論功行賞，這次鼎鳳的功勞最大，長

官問他要什麼獎賞，鼎鳳說：

“我什麼也不要，我還是當我的伙頭軍。”

“不，你既然不願領賞，就只升你的官吧，現在升作練長，（？）從今天起你不用當伙頭軍了。”

“長官，可以要我那兩個朋友來跟我在一隊嗎？”鼎鳳很不願與老朋友分開。

“可以。”

“謝謝你”鼎鳳飛一樣跑去把這消息報告給他的老朋友。

有一天三個老朋友在一起聊天，忽然，鼎鳳發現黃大有額上有新的傷痕，就問：

“大有，怎麼搞的。”

“你別提了，氣人得很，那一天我上街去，看見一個我們的兵在搶人家的雞蛋，我跟他論理，後來就打起來，他們有幾個，就把我打傷了。”

“你怎麼不跟我說。”鼎鳳責備他。

“我怕你怪我多事嘛。”

“這怎麼是多事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完全應該。”

“我還聽到一樁事呢。”蒙善壽壓低了嗓子說：“他們做事簡直有些令人氣憤，據說前幾天他們在山里把一百多個小販的担子都搶了去，你說這成什麼話。”

“啊”鼎鳳猛然想起一樁事，“前幾天我聽說第三隊的一個長官搶了一個女人去，硬要人家做他的小老婆，我當時還有點不信，看來，恐怕也是真的。”

“我在下面聽見人家罵說：張嘉祥賊頭呢。”蒙善壽說。

“他媽的，這個鬼窩，老子有點不想在了，倒不如回家去舒服點”黃大有吐了一泡吐沫。

“我老早就想不干了，只怕你倆不願意所以悶在肚里不敢說呢。”鼎鳳說。

“我看還是想辦法走吧”蒙善壽說。

三人商量好了，就去請假，最初不准，后来鼎凤說要回家去，看父母，三人一齐走，路上有个伴也好。那些长官因見鼎凤要求，也就沒有留難，就答应了。

二

鼎凤他們离开队伍以后，才走了一天，同伴就越来越多，原来，后来的人也是貴县人，不願在张嘉祥那儿再干下去，就开小差回来了，他們一共20多人，一路有說有笑回到貴县。

蒙善寿出了个主意：三个人最好在一起，所以决定由蒙善寿筹资，三人合开一个药材舖，叫鼎凤做老闆，蒙善寿管賬，黃大有做内外事务，表面上开舖，暗地就結交英雄豪傑，他們三人都入了“天地会”，那20多个从军队里一齐回来的小伙子，也經常来药舖里閒聊，他們也就把这些入邀入拜了“天地会”。不几天，蒙善寿就請人搞了个招牌，叫“洪順堂”挂在門口。从此，黃練的洪順堂，就成为一个出名的招賢納士的所在了。

1853年的一个下午，鼎凤与蒙善寿黃大有坐在舖子里聊天，忽然街上的人乱跑起来，小孩妇女哭哭泣泣乱成一片，都說賊头孟二和岑岳彪要打进来，鼎凤他們也戒备起来。这一天，人們都在不安中度过。

鼎凤和蒙黃二人正商量这个舖开下去还是不开，忽然走进几个人来，打头的一个是宋六，宋六一見鼎凤，就滿臉笑容地說：

“黃三哥，好久不見了，听說你在外边发财，祿位高升了呢。”

“沒有的事，請坐吧！”鼎凤讓他們坐下以后，就問他們的来意。宋六告訴他，現在地方不安宁，地方上的人都想組織起来保卫家乡的安全。但苦于沒有人为头，大家想到鼎凤，都說鼎凤在外面当过兵，跑过地方，見過世面，而且又有功名（做过練长）所以想請他出来主持地方的保安工作。鼎凤覺得这件事来头大，就說要考慮一下再答复。等客人走后，三人就商量起来。

黃大有說：“干吧，三哥，你做头，我倆来帮你。”

“我看，得先跟他們約定，一切听我們的，不然日後難得辦事，你以為怎樣。”蒙善壽是個深謀遠慮的人。

“對，這些人不好對付，尤其是財主佬，要他出力出錢，他就要推三阻四了，非得先把一切交待清楚不可，跟他們訂條約，要是成，我們就干，不成就不干。”

這一天廟里集合了很多，保長說了話以後就請鼎鳳出來講話，鼎鳳站上去，看了看大家就開口：“乡亲们！承大家看得起，要我出來維持地方安寧，我自然應當效力，可是有一條我得跟大家講明，保家鄉就得有軍隊，就得辦許多事，就會要糧、要款、要武器，這些東西都得從大家身上來，大家都支持我，就好辦事，為了大家的安寧，我担了這個重任，今後大家就得听我指揮，要是大家不願意，那今天就提出來，大家可以另請高明。”

“願意，願意”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蒙善壽站起來說：“剛才黃三哥講得很對，軍隊沒有統一的指揮，就打不了勝仗，大家既然推黃三哥為頭，就得听黃三哥的話，大家說對不對”

“對”不少人使力喊。

過幾天鼎鳳就出了一張告示，要人們把武器都捐獻出來，并要各家盡力捐糧捐款，并要中等以上的人家，每戶出六斤鐵，作造兵器用。糧款籌足了以後，就出布告招兵，布告上寫着：只要是十六歲以上卅歲以下的男子都要，還說，当了兵有吃有穿，不打仗的時候還可以回家種田。這告示一出，遠近不少青年小伙子都來投軍。不幾天就招了几百人，鼎鳳叫蒙善壽編好隊開始訓練。

鼎鳳的軍隊都以紅巾包头，腰間扎一根紅帶，佩着刀，看起來很威武。

軍隊擴大了，鼎鳳的聲名也開始響起來，附近常來騷擾的那些人也不敢來了，地方很安寧，人民照常做工耕種。

為了招納更多的英雄，鼎鳳就在草塘設了個英雄館，招兵買馬，訓練軍隊。